

九經談

貞

| | | | | |
|---|---|---|----|---|
| | | | 一六 | 和 |
| | | | 七二 | 書 |
| | | | 三〇 | 門 |
| 四 | 五 | 五 | | |
| 冊 | 架 | 函 | 號 | 類 |

| | | | |
|------|---|---|---|
| 庫文閣内 | | | |
| 九 | | 六 | 和 |
| 函 | | 七 | 書 |
| 二 | 四 | 三 | |
| 架 | 冊 | 號 | 類 |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番號 | 和 | 16723 | |
| 冊數 | | 4 | (4) |
| 函號 | 191 | 11 | |

九經談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九經談卷之七

加賀大田元真

才佐著

文庫

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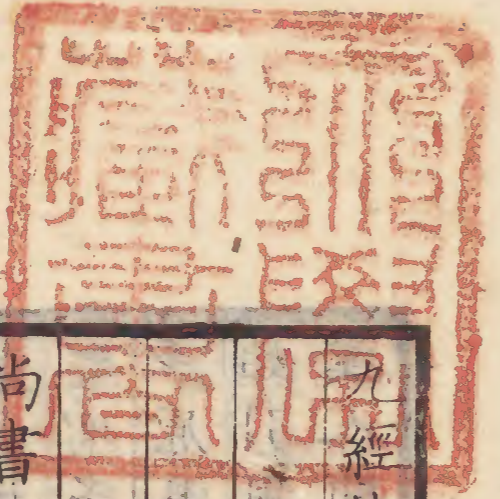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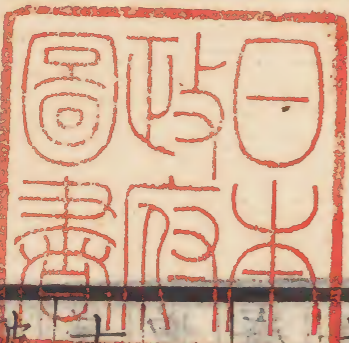
上總篠崎司直和卿
常陸佐藤維詰子順

全校

尚書

梅本增多小辨

予作壁經辨正梅本增多原其書浩瀚難於刊布故今撮其要以作小辨凡三十四條
古文尚書增多五十五篇晉人王肅之徒贗造之以破鄭玄增益者也所謂孔安國傳者亦然安國傳及大序孔叢子家語後序其事往往相符則肅之徒偽



九經談卷之七 尚書

作不待多辨而明矣吳才老始疑增多二十五篇而
朱晦庵亦以安國傳孔叢子為一手偽作慧眼如炬
豈唐初儒臣之比乎五篇晉人王肅之步增多
增多經文并孔傳晉代方出先是諸儒皆未見之晦
庵先生此語原于正義確有徵驗毛奇齡欲破此二
語強辨橫論無所不至然兩漢學安國真古文者劉
歆賈逵馬融鄭玄以及趙岐韋昭王肅杜預不見今
之增多二十五篇皆有明徵不可得易子之辨正增
多原具載其徵若夫在晉皇甫謐郭璞荀崧李顥等
始引用之則晉代方出先是諸儒未見無可疑者
漢人間有引用增多之文者皆引左國孟荀之所引

無及其他如許慎說文鄭玄周禮注引藥不瞑眩子孟
楚語劉梁和同論引念茲在茲左傳是也實非見
今之增多者也

漢人引逸書之語蓋在安國真增益二十四篇中者
唯司馬遷引湯征殷本紀鄭玄引周官鄭志在增益之外
蓋壁中所出百篇錄其全者為二十四篇其餘非盡
摩滅而無文字蓋斷簡殘策亦復不尠史遷湯征鄭
玄周官亦得之於斷殘者也鄭玄漢人豈得見晉人
偽造周官乎

安國真古文增伏生今文者二十四篇合為十六篇其篇目
見于正義謂之增益矣梅本偽古文增伏生今文者二

十五篇謂之增多矣增多增益不可混淆
毛奇齡誤證隋志釋文而言梅賾所奏上乃孔傳而
非古文經文也殊不知舊晉書云晉太保鄭冲以古
文授扶風蘇愉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
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是正義所引是今晉書無之不言孔
傳直言古文則梅賾所奏上則今之偽古文經傳而
不特上孔傳豈不明白乎

隋經籍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
有傳者奇齡又誤解此文以謂古文經文本梅賾梅賾晉代
儼存無假梅賾奏上故梅賾所奏上乃孔傳而非經
文也是亦謬妄之甚者夫今者何隋唐之時也梅賾

古文經傳南朝傳之至梁巢猗費昶蔡天寶皆作之
疏義至隋北傳河朔顧彪劉炫劉焯亦皆作之疏義
其傳之者如此蜂起然而言今無有傳者則所謂晉
世祕府古文尚書非今之梅賾古文豈不明白乎蓋
祕府古文乃是安國真古文馬鄭所傳三十四篇之
外具載逸書十六篇即增益二者是也奇齡冤詞以
此二節為其根柢而謬誤如此則一部冤詞無所而
不妄誕焉世之學者猶有奉其說者寡陋不學可笑
可傷

隋志正義釋文皆言東晉梅賾奏上其書而正義所
引舊晉書特言梅賾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

書而施行焉前晉似是西晉是疑案也然考之荀崧傳偽書孔傳建學官者東晉元帝之時也其書之出則在于西晉故皇甫謐郭璞在于東西晉之間皆引用之西晉方出而東晉立學者有證驗之可據者焉其於前晉奏上者雖晉書之言明白乎然武帝滅吳之後無幾而崩惠帝即位北雜報晨婦姑勃瑳彤庭蹀血八王更爭劉石亂華懷愍二帝皆為囚虜當此時經籍道息其奏上者果在何年是亦非無可疑也洪範曰驛安國古文作涕史記同伏生今文作圉賈逵學古文者也然以涕字難通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圉正義鄭玄亦學古文者也故依賈氏所奏從定為圉

於古文則為涕同上而鄭箋載驅詩云弟古文尚書以弟為圉圉明也是以賈逵改定為古文今古二文明白如此而今之梅本古文改作驛是非安國古文亦非伏生今文王肅注圉霍驛消滅如雲陰也今經作驛而偽傳云氣落驛不連屬史注下是經傳之文皆摸倣肅之注文矣因肅之注文妄改經文又偽作傳文然則今之增多及傳非肅之徒為之而誰乎王肅注論語云巧言無實令色無質陽向命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偽傳云巧言無實令色無質是亦全襲王肅之語然則今之增多及傳非肅之徒為之而誰乎

孔穎達曰至晉世晉魏之誤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陸德明劉知幾亦曰王肅注今文尚書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殊不知孔傳出於肅之徒偽造故多用肅說是孔傳之所以類肅注也由是益知今之孔傳出肅之徒無疑也

堯典稽古賈逵馬融皆言順考古道而鄭玄特言同天而行高貴鄉公紀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王肅傳

故其解與賈馬同今之孔傳亦同肅注是亦孔傳出於肅徒之一證

孔穎達言王肅始似竊見孔傳者是有一徵焉左傳孔子引夏書亂其紀綱乃滅而止哀十六年是今之五子

之歌也自賈逵至杜預皆云滅止謂夏桀也是諸儒不見今之增多明證也而王肅注之為夏大康時正義不見今之增多則不能知滅止之為大康也是王肅見增多及孔傳之一徵也雖然家語載孔子此語正論解滅止之下王肅注云謂夏桀與杜預左注同則穎

達之言極不可信也且以魏王肅為晉王肅鄭玄注胤征之胤胤臣名裴駟史記集解穎達引之云胤征臣名粗

麤如此則穎達之言何可確信乎

隋經籍志古文尚書十三卷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今字尚書

十四卷孔安國傳尚書十一卷馬融注尚書九卷鄭玄注尚書

十一卷王肅注言古文帶隸者今字改作者今者皆今之梅

本也直言尚書者賈馬鄭王之本也後漢古文分別如此則王肅之本即馬鄭之本也毛奇齡誤引隋志云王肅古文尚書注十一卷冤詞中因穎達竊見之言曰魏王肅注古文尚書魏王肅習古文尚書反覆言之以王肅之本為今之梅本以馬鄭之本為杜林漆書偽本講張為幻欺罔後學一部冤詞往往如此全謝山經史問答云西河好作為每自捏造以欺人如此不可勝數也其言極信矣

魯恭王之薨在武帝元朔元年武帝紀恭王傳及諸侯王年表三篇符合無可疑者而恭王傳云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

經傳恭王在位二十八年其十五年在景帝之世而其十三年在武帝之世傳文明言初好則其壞孔宅在景帝之時而藝文志誤言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武帝末年距共王之死四十年矣四十年後壞孔子宅者恭王之鬼乎將再生乎可笑之甚特王充論衡云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得百篇尚書于墻壁中正說此言得之然則藝文志武帝景帝之誤不辨而明

安國之死不能的知其在何年也然其歿也恐在武帝中年故司馬遷史記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驩由是觀之遷之作史

記安國已先卒遷及記其孫遷從學安國則其所記載乃其所目擊固無差謬非他紀傳之比而藝文志云武帝末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因此二文則武帝末年天漢之後安國似猶存在者雖然安國在文帝時從老伏生而受書早卒安國焉得及天漢之後乎上及文帝下及天漢之後則安國年八十焉得謂之早卒乎史記早卒二字終不可抹撥則二文之有誤可得而知也已荀悅漢紀云武帝末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朱彝尊古宋板文選劉歆書云天漢之後孔安

國家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王鳴盛尚藝文志劉歆傳誤脫一家字耳蓋安國已死天漢之後獻書者安國家人也此說自朱竹垞發之足以證大序之偽造矣

大序云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夫巫蠱之亂征和二年也天漢四年大始四年然後為征和安國沒後不知其經幾年獻書而遭巫蠱者安國死後家人之事也今安國口中乍為此言非鬼語而何大序偽造之迹至此昭然呈露不可復掩也

家語附錄記安國事皆取史漢文敷衍作之踵藝文

志景武之誤寫，又襲劉歆書家字之訛脫，與大序之誤同。其孔衍上書，亦與孔叢子孔臧與安國書孔季彥孔大夫問荅相類。蓋今之大序偽傳及孔叢子家語附錄皆出於一人之手，故其事與言往往相符。則王肅之徒偽造何疑？之有學者比校三書，則知予言之不偽矣。

大孔叢子以偽傳大麓六宗之說為孔子宰我問荅，則其出於一手偽造，可得而窺矣。溫公明智，猶誤取入通鑑，則其他何論？特至晦菴先生始知其偽。又知孔傳一手偽作，鑒識之明真堪敬服。今之學問者猶不知其偽何也。

漢儒林傳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遷已從安國受書，而其作史記具載書文，然皆伏生二十九篇。安國三十篇之文耳，不載今之增多一言一句，則今之增多二十五篇非後人偽作而何也。

史記殷本紀載湯征文五十七字，載湯誥文百二十二字，劉歆三統曆載武成文八十二字，載伊訓文二十四字，是皆安國古文真增益逸書二十六篇，而其湯誥武成與今之增多湯誥武成迥然不同，則今之增多二十五篇非後人偽造而何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荀子引道經，解則道家之語也。

而入于大禹謨凡我造邦之四語國語引先王之命
周則文武之教也此條論周之先王而先于湯誥萬
方有罪之四語國語引湯誓周語是湯誓而亦入
于湯誥聿求元聖之二語墨子引湯誓賢尚而亦入于
湯誥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之四語載記引尹告緇
咸有一德之文也鄭玄注如此且太甲尹告連而
于太甲是皆今之增多作偽顯然者也

左傳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上兼弱也為曰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宣十年兼弱耆昧隨武子
解詩書之語也今之仲虺之誥以兼弱攻昧為仲虺
之語入于取亂侮上之上孟子武王之伐紂也革車

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
若崩厥角稽首崩角稽首記者之文也今之泰誓百
姓懍懍若崩其角以為武王之語且改其文意是亦
增多作偽之顯然者也

論語有罪不敢赦條安國解云此伐桀告天文也墨
子引湯誓今本作湯誥其辭若此由是觀之今之增多湯
誥是安國之所不見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安國又
解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
微子來則用之夫泰誓武王伐紂之誓也此時箕子
微子未來何况管叔蔡叔之叛乎由是考之今之增
多泰誓亦安國之所不見也增多經文及傳何人所

傳曰出於安國之家而安國不見確有明徵則今之增多出於作偽又烏得掩之乎

孔穎達朱晦翁皆言劉歆賈逵以下漢魏諸儒不見今之增多予亦曾縷舉諸儒不見之徵然遂不

如舉安國不見之徵而斷其偽之直截明快也

伏生今文二十九篇安國古文三十四篇簡與深妙殆不可句

而梅本增多二十五篇儷偶排比平坦整齊一目而

亮然蓋真本艱深而偽書淺易苟具眼者乃能辨之

何待予之喋喋乎

文有雅俗有古今增多二十五篇魏晉之文也邊幅

整齊辭義明暢四代文辭如出一手與古尚書天壤

懸隔豈足欺有識者乎且摭古書之成語而排比

而連綴之故如泰誓中篇殆似宋人集句斧削之痕

顯然若夫畢命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與唐詩物換星

移度幾秋相距無幾以此為先秦古文吾欺誰乎欺

天乎

偽造增多者蓋摭拾古書引書之語以類集之然後

排比連綴而作之或曰當時有尚書逸語者以類纂

古書所引之書語偽造者據之以作此書理或然矣

故古書引書之語大抵湊集此二十五篇中善言嘉

語盡收不漏其它多取語孟諸書之意以作之故無

違於道義者蓋其精巧非它偽書之比其作之者卓

然名家非王肅為之則肅之徒高足者為之耳古尚書逸語皆在此書則此書豈可廢乎予故論增多諸篇云其鼎則贗而其肉則美豈不亦信乎真偽之論與用不用殊或曰增多諸篇多載嘉言有裨補於治理何以知其偽乎是蓋不然有人引古舜典云堯曰咨爾舜為君則仁為臣則教為父則慈為子則孝誰不知其偽乎然此數語用以為法則豈不補於治理乎故辨真偽與論用不用殊增多之偽可辨而其書之用不可廢是天下萬歲之公論也安國之得古文蓋多不能讀然其三十四篇與伏生二十九篇同故得比校以讀之其它二十四篇及零

碎文字皆不明辨故附載之耳賈逵馬融鄭玄王肅皆學安國古文者也然所注則三十四篇之文無及增益一語則真增益多不能讀者而諸家亦不能注之古文不立學官故諸家所傳三十四篇與伏生書二十九篇同而其篇離合其文異同是為古今之異故馬融曰逸十六篇析為二十四篇殊無師說正義魏徵曰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安國真古文今無有傳者於是乎王肅之徒贗造今之增多二十五篇以廢鄭玄所傳增益二十四篇又偽作孔傳以破鄭玄所注矣肅之學以破鄭學為能事附益家語者亦欲破鄭玄禮學也其徒之作贗經偽傳蓋繼其遺意耳至于今日其迹畢露豈不亦千古愉快乎

安國古文之學五傳至于王瓚塗惲見于前漢書賈
逵父微從塗惲學古文而逵盡傳父學見于後漢書
逵即安國七傳之學遭遇肅宗好古文古文之學自
是而興馬融鄭玄皆傳其學兩漢古文之學師資相
承而至賈許然後大行天下別無贗偽錯雜其間焉
則馬鄭古文乃為安國真本豈不昭明較著乎
賈馬鄭王古文宗師也後漢書三國志皆有明文而
馬鄭王三家注唐初猶存隋志唐志釋文皆有之至于唐初以
今之梅本增多及傳為真本而立學官無奈三家古
文儼乎存世焉於是孔穎達作正義以鄭氏之書為
張霸百兩偽書魏徵作隋志以三家之書為杜林漆

書偽本陸德明作釋文以三家之書為伏生今文三
書皆成于同時其言各殊是謂後漢古文三冤矣以
假為真以真為假其勢不得不然夫子曰誣善之言
其辭游焉唐初三子之謂乎

杜林以漆書古文傳衛宏徐巡見于後漢書夫杜林
漆書古文即安國科斗古文後漢古文即前漢古文
本無別本又非異學自隋志欲排賈馬鄭王古文而
偽以漆書為別本名儒如王伯厚亦誤取焉近世朱
彝尊排梅本增多者也毛奇齡佞梅本增多者也其
見大殊然為隋志所誤皆以賈馬鄭王之學為漆書
異學者則一也如毛立邪說而佞贗經固無論已朱

則博辯宏議排詆偽本不遺餘力然而以孔杜為異學而不悟馬鄭古文為安國真本則雖辯何用特徐乾學古文尚書考知孔杜非二本後漢古文為安國古文而近時王鳴盛輩悟入自乾學之言者也至于今日知安國古文之學在賈馬鄭王之書者乃乾學之功也千歲尸祝之亦可矣
杜林漆書即安國科斗何以知之吾丘衍曰科斗為字之祖象蝦蟆子形也今人不知乃巧畫形狀失本意矣上古無筆墨以竹挺點漆書竹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頭麤尾細似其形耳古謂筆為聿蒼頡書從手持半竹加畫為聿聿秦謂不律由切音法云古學

編徐官曰上古無筆墨以竹挺點漆書竹簡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頭麤尾細象蝦蟆子形故曰科斗文又曰鳥跡書後世雖有筆墨亦擬其象而作書頭尾俱細更其名曰柳葉篆古今印史因是而知漆書科斗本無殊異則孔杜同學不辨而明矣
既知梅本增多之偽又知後漢古文之真則宜集正義史注及唐以前書所引賈馬鄭王書注而作一書以復漢魏之舊焉予昔與門人劉貞吉謀及此義後數年得清人尚書集注尚書後案皆略得吾意者也然其書纂集未盡且唯主張漢學而非能解經者則不足使歛吾意而已矣

予曾有詩云伏生今字燼西晉伏生之學亡於永嘉

曰陳隋之間伏學廢絕而孔傳獨行吳徵曰唐初歐

夏所傳發不復行是以後漢古文為伏書宋元儒氏

無考據安國古文止李唐馬鄭古文唐代儒臣盡

無識陸指孔真經見奪贗經光使馮鄭王三家古文湮

滅無傳者唐初儒臣之罪也豈堪擢髮而數乎

予曾作壁經辨正十二卷梅本增多原十二卷詳辨

今之增多之偽又具載其所原初于十七八歲在于

越前與伊藤良弼者論古文尚書往覆爭辯當時既

悟其偽其後學經十年益知其非最後讀毛奇齡古

文冤詞惡其強辯奪理遂著此二編以斥其妄焉至

其精微盤錯則非此書之所得盡也學者宜并考二

編焉

尚書有三本焉有伏生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之學

是也有安國真古文賈馬鄭王之學是也杜林衛

徐漆書亦同有梅賾偽古文今所傳是也元明以

來攻梅賾增多之偽者皆以伏學為正而未始有

安國真古文則均是五里霧中之人耶予於兩漢

史考之而知後漢古文即前漢古文杜林漆書即

安國科斗賈逵之學即為安國之傳自以為是獨

得之妙發前人之所未發矣遂辨毛大可冤詞作

辨正增多原二書既而得主鳴盛尚書後辨讀之

以兩漢古文為一一與予見暗合然似是非其人

所獨得矣因考諸清初諸公殊無作此說者而徐
乾學淡園集特言孔杜同學故作此小辨以乾學
為有大功于古全文之義焉最後得聞若璩古文
疏證讀之始知此說自若璩發之清初諸公疑古
文增多者以若璩為祖師矣唯其書海舶載來最
晚故予言如此後之讀此辨者勿置疑於此則可
矣

九經談卷之七

九經談卷之八

加賀大田元貞才佐著

江戸門人

吉田 祥子禎
會田重哲明卿 全校

詩 凡三十五條

予於詩學用力最久故所得最多曩著大序十謬六
義考續考三緯微管諸書今不復詳載其說學者當
考之於予之諸書焉

風雅頌之以體別比較關雎鹿鳴文王清廟四詩則
昭然可見矣風者詩之瑣藝者也雅者詩之典正者
也頌者詩之古奧者也雅之雜風者是為小雅焉純

乎雅者是為大雅焉四詩體裁考諸四始判然區別若到其所附載則有難識別者焉然要皆以類相附則其體製未必無區別也衛宏大序以政之大小為二雅之別以一國天下為風雅之別是其謬誤出乎不知四詩之以體裁而別惑之甚者也

大序以政之大小為二雅之別以一國天下為風雅之別宋章俊卿辨駁之最悉矣載在大序十謬鄭樵曰風者出於土風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言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

舖張勲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語褻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六經與論此說是也嚴粲曰雅之大小

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

之大雜風之體者為雅之小詩緝此說亦是華谷此言

楊用脩升菴外集張和仲年百皆奉宗之以謂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大小之說信哉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是風之體也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雅之

體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是風體也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是雅體也故曰雅之

雜風體者是為小雅也若夫商周之頌其體非國風又非大小雅苟有目者輒能識別之耳

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言也六經奧論十一經問對國

風為風大小雅為雅周魯商頌為頌詩之編次區別

如此則體裁之異自可見矣若夫賦比興則每章每

句有之故孔穎達朱晦庵三經三緯之說確然不可

易而程伊川張橫渠呂東萊何異孫唐仲友諸公及

近世古學者一詩六義之說斷屬誣妄矣

賦者直鋪陳其事而不假比喻是也比者凡比喻他

物而不直言其事是也詩辭無出此二者而此二者

雖兒童可知也後世之詩以花為花以美人為美人

是賦也以花喻美人以美人喻花是比也故此二者

則易得而知而所謂興者其名在此二者之外而其

實不出此二者之間難得而知故毛鄭以下解詩者

實無知興之一字者毛朱所謂興者其實非興予通

觀三百篇沈潛多年始得其解愚者千慮之一得自

以為啓千古之幽秘興起詩人於九原亦或首肯予

之言矣

興者興象也興起也比喻彼物而鋪陳此事托興彼

物而引起此辭上下之辭相喚應者是也故興者興

起也然比託彼物而興起此辭故古來以興為興象

與比喻同義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

乏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無田甫
田維莠騶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折薪如之何匪斧
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凡此類上二句是比下
二句是賦以上二句之比喚起下二句之賦是興也
故興之名在于二者之外而其實不出于二者之間
古來無知之者非以其難知乎雖然得予之此解而
興之二字照然明白雖兒童可得而知則後之學詩
者或當以予解為正焉

賦比興之三義有二章兼具者焉岷詩云桑之未落
其葉沃若比女之未老其容色光麗是比也于嗟鳩
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鳩食桑甚則醉女

與士耽則海上二句是比下二句是賦上之所比即
下之所賦比喻彼物興起此辭上下喚應是興也士
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直言實事是
賦也大東詩云有冽沈泉無浸獲薪冽泉比虐政也
獲薪比困民也薪已刈矣然復浸之則腐以此民已
勞矣而復役之則病是比也契契寤歎哀我憚人直
言實事是賦也薪是獲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
息也愛是獲薪則宜車載而畜之無使仇象侵之而
到腐焉哀我困民則宜仁政以養之無為虐政役之
而到病焉上二句喚起下二句是興也知此二章則
賦比興之義煥然明白無復餘蘊矣

古人之文多有比興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比學益博而識益高是比也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上二句喚起下二句是興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觀水者觀海瀾以比學道者宜必先立其大者也日月之明充于天地而容光小隙亦能照之以比道之廣大亦寓于纖介之間是比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上二句喚起下二句是興也是於古文比興二義最易見者故拈出之

興之寓于比賦之間猶土之寄旺四時也四時之外非有土旺也又猶周之稅法通用夏貢殷助而謂之徹法也貢助之外非有徹法也然土與四時並列而為五辰焉徹與貢助並立而為三法焉興之與比賦並列為三義焉亦猶此也

毛公朱晦庵以桃夭為興是其不知比興之明驗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比女子之少好的樂其容色是比也之子于歸宜其家室直言實事是賦也是比賦合體而上下不相喚應則非所謂興者也詩中此例極多而晦庵概以為興到其義之難解則斷為無義之興詩辭比興豈有無義者乎予曾言王注出而易象滅朱傳行而比興燼後有明者當知予言之不妄

東門之墀茹蕙在阪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東門之榭
子仲之子東門之池彼美淑姬東門之楊昏以為期
詩中東門皆女子之事而孟子亦云踰東家之牆樓
其處子宋玉亦言臣東隣之女登徒子好色賦又皆於女子
言東家東隣則是豈遇然乎東字於女子有所關係
予於是知詩辭比興一一有義而不知晦庵所解矣
古人解詩辭比興鄭箋為首然往往牽強而不近人
情歐陽脩本義呂祖謙讀詩記間有解得明白者學
詩者宜考二書晦庵集傳多襲二書而於比興則所
解極踈鹿唯其廢序立說者與二書不同是鄭樵詩

辨妄之說而晦庵襲之是亦學者不可不知也
六義名義三緯條例大序十謬及六義考續考具焉
若夫詩之總論及解釋比興三緯微管具焉今之所
談舉其一端耳

二南之南南音南風對北鄙殺伐之音家語辨樂南
音南風者言南方土音南方土風也小雅以雅以南
以箏不借鼓左傳見舞象前南箏者襄二十九年載記昏

鼓南世文子皆言二南也戴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
風樂左傳師曠曰吾驟歌南風又歌北風南風不競
多死聲楚必無功襄十八年又楚鐘儀操南音范文子曰

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成九年呂覽塗山氏之女實始作

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以為周南召南初家語昔
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殷紂好為
北鄙之音其廢也忽焉樂辨史記亦云舜彈五絃之琴
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
亡書樂南之為南音南風是可以徵矣大序所謂化自
北而南鹿跡可笑而晦庵亦襲用之何乎
程大昌辨南雅頌入樂無可間然唯其言云詩有南
雅頌無國風詩此言非也左傳季扎觀樂為之歌邶
鄘衛曰是其衛風乎為之歌齊曰泱泱乎大風也哉
樂記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國風曰我躬不閱皇
恤我後又引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荀子亦云

國風之好色也大詩何無國風乎
武辨南幽雅頌入樂無可間然唯其言云周南召南
南也非風也幽謂之幽而非風也顧炎武毛奇
至幽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上同此言非也左傳云
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河酌年隱三采蘩采蘋召南
之詩則二南非國風而何乎蓋南幽雅頌樂章之序
而國風預頌編詩之次二家舉一而廢一故不免有
謬誤耳

程泰昌詩議鄭樵六經奧論於詩學有功詩議十
七篇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全載之唐順之裨編脫
大其一篇

大序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而不
 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衛宏以
 論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拆為四事一可笑也晦庵
 詩序辨說知其非駁之當矣然晦庵東萊慈谿黃震
 皆以關雎辭解樂淫哀傷則未知夫子之論關雎以
 聲而不以辭也鄭燕程大昌二家皆以聲音解之是亦知十而不知
 二五者是二可笑也鄭玄解詩序云哀蓋字之誤也
 當為衷衷謂中心怒之是不知衛宏之言附會夫子
 之語強辨改字是三可笑也揚用脩曰文選呂向注
 云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中心念之也余舊疑
 衷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外庵集是不知改哀為

衷出於鄭箋則是外庵未見鄭箋也又不知序者此
 語原於論語則是外庵未見論語也是四可笑也外
 庵博物有明一代冠冕然其陋如此則明學空疎可
 得而知矣

古序續序之別程大昌詩議辨之極詳矣一句是為
 古序二句以下是為續序詩箋辨南陔白華華黍云
 此三篇者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好時俱在耳遭戰
 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詩序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
 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別衆篇之義各置其篇端
 云是以序為由干先秦矣後漢儒林傳云衛宏字敬
 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古文尚書初

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迺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是以序為出于後漢矣。兩說不同，然以一句為古序，二句以下為續序，謂古序出于先秦，續序出于後漢，則雖非鄭箋范史之意，然其說可通。若夫古序，續序取捨之義，予之大序十謬具焉，文煩不錄。

以詩序為子夏之作，世儒唯知出于家語注及文選矣。家語卜商翼於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王肅注云：子夏所叙詩義，今之毛詩序是也。弟十二甫謚云：子夏序詩云：一曰風，二曰賦。三都其言出于鄭康成也。鄭志張逸問答云：二叔此注左

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足自

明矣。

棟毛詩常

是講詩序第一義也。而朱彞尊經義考

載論詩序者，網羅古今，然未及引之何乎？

舊唐書藝文志韓詩二十卷，卜商序，韓嬰撰。

山堂考索所引

夫韓詩序間見古書。

經義考詳載之

與毛詩序不同而同冒

子夏之名，則詩序之託子夏，素問握奇之託黃帝，本

草農書之託神農之類也。唯假其名以取信於世耳。

豈事之實乎？夫子起予一語為詩家質鼎之資，豈不

亦哀乎？予常愛班史之言曰：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

夏所傳，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藝文志

自謂二字極妙。

蓋言他人之非所許也。古人之言明白如此，而後人

猶奉為子夏之傳不學之陋真可呵笑
 程子以大序為孔子之作其誤最甚朱子則斷為
 衛宏之作慧眼如炬凡程子經義朱子皆不奉之
 世有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其質偽之迹朱彞尊經義
 考毛竒齡詩傳詩說駁議辨斥明快無復遺憾唯二
 家不知其作者似疑豐坊所偽作故近世彭芝庭誓
 古日抄等定為豐坊偽選非也予昔讀海鹽縣圖經
 曰王文祿字世廉所著有藝草丘陵學山邑文獻志
 衛志而學山首帙申培子貢兩書則其所借選云
 又云王泝陽先生家多藏書所萃丘陵學山中有子
 貢詩傳申培詩說云皆出其手也雜識朱毛二家博究

群書而不考及之古今之事豈一人之所得盡乎

齊魯韓三家以關雎為刺詩見于史記十一諸侯年表序儒林傳

序漢書杜欽傳後漢書明帝詔皇劉向列女傳揚雄法

言王充論衡其妄謬如此宜哉毛學興而三家廢也

辨詳于予之誓古錄

隋經籍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

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關雎程子曰為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

文王也二程全書王應麟曰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

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因學紀聞朱子

曰關雎之詩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宮闈中所作語類晦

庵之言或得其實矣

詩之作者其見經傳者予別錄之

肅肅鬼且椽之丁丁續序云賢人衆多北海紫陽皆從之曰且鬼鄙賤之人其才可用是蓋原于墨子曰文王舉閔夭太顛于罟網之中而授之政西土服賢然其實非也鬼者狡獪之獸戰國策云東郭遂海內之狡兔也晉書亦以王衍為狡兔之三窟則其狡獪可知也考諸詩文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比小人得意而君子陷于刑網也曰躍躍龜兔遇天獲之比小人為事蹤跡詭秘反覆多詐一遇君子則洞見其情而不可得掩也兔且以捕狡獪之獸故喻武夫防寇

賊戡暴亂也肅肅鬼且與赴赴武夫椽者張且也肅肅鬼且張之待兔以喻武夫為公侯禦侵侮故曰于城施于中逵者張之於要路也以喻舉而措之於顯職以為輔翼之臣故曰公侯好仇施于中林者張之於幽陰之地也以喻參之於廟謨機密以為腹心之臣故曰公侯腹心

關雎好逑夫婦之稱鬼且好仇君臣之稱其義同近世為說者以我馬玄黃為眩惶以標有梅為標有梅其說極是荀子感忽之間疑玄之時蔽又云疑玄則難一又云上周密則下疑玄論眩皆作玄則玄眩之通是可以徵矣爾雅皇黃鳥及後世蒼皇分散

韓倉皇就途詩杜蒼黃潰亂舊唐書蒼黃失據新唐書蒼黃

吠噬又柳倉皇分散五代黃皇之通是可以徵矣漢書

陽數之標末谷永傳又去青戎標末之功王莽傳標與標

通是可以徵矣

江有記一、比嫡媵之尊卑不同二、比嫡媵之不同歸

嫁三、比嫡媵之初相牟睽終又會合易之象詩之比

共含蓄多義其妙如此

契濶契後世所謂深情密契之契濶所謂踈濶之濶

死生契濶猶言存亡離合也言存亡離合不相背違

與子曾為此誓約男女相悅之辭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北海云赤狐黑烏君臣相承為

惡如一紫陽云國將危亂所見不祥之物毛大可云

狐行從赤烏行從黑好我者當同車其說皆非狐妖

媚之獸烏慈祥之鳥赤明顯也黑幽潛也其明顯者

莫非邪媚之人其幽潛者莫非慈仁之人國家到此

雖欲不危亡得乎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駮牝三千毛朱共失其解嚴粲

曰說于桑田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蕃育其人也非

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淵深故致於國富強至於駮

牝三千詩黃震曰此說覺於上下文尤協上日

總角卅然之童未幾而見則冠突然之矣味未幾二

字則是童子而假成人之儀容也以喻人之躡等犯

分德不足而願大功力不足而求遠略也如此解則與上二章語意相貫鄭朱皆為循序之義者不解未幾二字也

戴獫狁驕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三家以為田畢而遊園載獫於輜車以歌其驕逸王曰字不從犬也嚴曰田犬無短喙者也抄曰此說極妙然考諸釋文歌驕本又作獨獫魯有叔孫僑如叔孫豹叔孫虺僑與獫通則未知然否

棘人樂樂毛鄭棘急也急於哀感之人紫陽云喪車欲其總總爾檀哀遽之狀皆未免牽強呂覽云棘者欲肥肥者欲棘地仕又云地可使肥又可使棘高誘解

云棘羸瘠也土有瘠土上同棘人喪中哀毀之人也

視民不佻鄭箋視古示字朱傳同左傳引此詩服虔

亦云示民不偷薄也昭十年非也孟子文王視民如傷

左傳然明日視民如子襄五年又楚子西曰吳光新

得國視民如子昭三年又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

傷吳王夫差視民如寇讐哀元年視民不佻言遇民之

厚也宋曹氏嚴氏既有此說然不知引證左氏

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節罹周易家人六二

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詩易之言如合符節婦人之道

盡于此矣若其有才藝君子之所不取也

我不見兮言從之邁王荆公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

則我從之邁也按我不見兮之下省畧得見二字漢書文帝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傳為唐是為將之下省畧得廉頗李牧為將下句與此詩同例文天祥民之秉彝好此懿德康誥論子衿父字弟恭兄友云天與我民彝是孟子性善之所原也故孟子引此詩證性善四端之義矣近世有一儒氏引湯誥梅本有恒性云性可言有恒而不可言善也是大不然恒即善也子之宜孝臣之宜忠是常常即善也若夫亂臣賊子弑父與君是非常之變非常即惡也夏之宜熱冬之宜寒是常常即善也若夫夏雪冬雷萬物不育

是非常之變非常即惡也天人事物混然一善人豈可以惡立天地之間乎夫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天道人性之善何疑之有詩有神用形迹之二義焉形迹者作者之原意也神用者學者之所取也故古人引詩皆神用之義也左傳賦詩斷章襄九年後儒所謂斷章取義者皆神用之謂也大雅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止於詩助辭大學論止於至善之義引之則止為止住之義矣緇衣論敬慎威儀之義引之則止為容止之止矣是一詩而三用焉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濁兮可以濯我足本言人就水之清濁而殊其所濯矣人主而水容

也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孟子解之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是水主而人客也屈原於聖人不凝滯物而善與世推移而引此詩則亦人主而水客也是亦一詩而三用焉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衛莊姜之詩也孟子以為孔子之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頌魯僖公之詩也孟子又以為周公之事春秋時人其賦詩者見于左國皆此例也是詩書之所以為義之府也要之古之學者賦詩引詩不拘作者之原意而取義變化無方予故於作者本意謂之形迹矣於學者取義謂之神用矣若夫解詩者不得不就形迹求之而其取義當於神用焉予二十二三

時曾悟此義著詩論一篇辨之古今唯歐陽永叔論詩本末丘瓊山論詩粗知此意耳近世毛奇齡白鷺洲說詩間若璩毛朱詩說等以左傳引詩論鄭衛雅淫則要皆五里霧中之人也

九經談卷之八

九經談卷之九

加賀大田元貞才佐著

門人 播磨山田 寧子成 志摩小野田 徹周索 全校

春秋左氏 凡十條

春秋非魯史之名而各國史書之通名也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昭元年春秋是魯史之名則唯言春秋而足矣何加魯字乎既加魯字則春秋非魯史之名而各國史書之通名也是其微一矣戴記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方春秋若魯史之名則魯之一字非蛇足狗尾則

附贅縣疣耳今言魯春秋則春秋非魯史之名而各國史書之通名也其徵二矣墨子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而言吾見百國春秋春秋之為各國史書之通名其徵三矣國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之教太子語晉是晉之春秋也又莊王問教太子之法於申叔時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語楚是楚之春秋也春秋之為各國史書之通名其徵四矣汲冢瑣語亦有晉春秋記晉獻公十七年事則春秋之為各國史書之通名其徵五矣汲冢瑣語又記大丁時事自為夏殷春秋史劉子玄通則春秋不特各國史書之通名而

三代史冊之通名也雖然他書則姑置焉如春秋內外傳其言如此則內外傳不以春秋為魯史之名而杜預奉左學以左癖自稱而言春秋者魯之史記之名也開卷第一背于左氏之學則後之奉左學者豈可默而止乎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孟子之言似以春秋為魯史之名矣春秋非魯史之名則孟子之言非乎曰何為其然孟子所舉纔晉與楚而晉楚史書亦自名春秋司馬侯申叔時之言明白可徵若其所謂乘與檮杌晉楚春秋之別名耳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既言三易

則連山夏易也歸藏殷易也然於夏殷則舉別名而於周易則舉本名者周之易無別名也孟子論春秋於晉楚則舉別名而於魯則舉本名者魯之春秋無別名也知連山歸藏之為易則知乘槁杌之為春秋孟子之言又何疑之有六經皆非魯史之合以五七

連山歸藏有三說焉山雲連連萬物歸藏鄭玄易贊易論

下是一說也連山神農歸藏黃帝正義是一說也連山夏易歸藏殷易鄭玄是一說也其謂連山者夏易以艮為首艮大象云兼山艮是其微也其謂歸藏者殷易以坤為首坤土也萬物之所歸藏說卦云坤以藏之是其微也且禮運孔子曰我欲觀殷道是

故之宋吾得坤乾焉鄭玄曰得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是亦殷易首坤之明微也或連山神農之易而夏用之歸藏黃帝之易而殷用之周易伏羲之易而周用之乎

顧炎武曰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為易大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非易也其云三易者因周易之名以名之也墨子引周燕宋齊之春秋周燕宋齊之史非春秋也其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錄知是大不然大傳所謂易者有指伏羲畫卦而言者則易之名非創於文王之彖辭也顧氏既錯認春秋名義又推而誤解周易之名義矣若果以

春秋為魯史之名則左傳所謂魯春秋魯字殊屬
蛇足矣易為周占之書則周官所謂周易周字亦
為旁枝矣顧氏近世之善習古者然其誤如此其
他何堪論乎

春秋名義或謂春秋冬夏終而成歲春秋書人事卒
歲而究備春秋溫涼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為名也劉
釋或謂春獲麟秋成書故謂之春秋公羊疏或謂春
秋之名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六經或謂一褒一貶
若春若秋上同諸說皆非近世或謂春秋朝聘會同之
稱左傳管仲曰二守國高若節春秋來承王命僖十
國語諸侯春秋受職於王周又云春秋相事還軫於

諸侯楚又云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吳又云春秋皮
幣玉帛上同又云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
余一人上同韋昭解云四時聘問之事又云四時朝聘
之禮是其證也朝聘固有春秋之稱雖然春秋匪解
享祀不忒魯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孝春秋所以從先
君襄十皆以祭祀言則春秋又可為祭祀之稱乎此
說亦不通公穀共言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公
隱六年穀梁桓元年則杜預所謂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
之名也唯此說為得之

春秋始于隱公者讓國之義也猶尚書之始于堯舜
史記之世家始于泰伯列傳始于伯夷也毛奇齡為

不可知之事者不知古著書者起端結末皆有妙意
存焉愚之甚也其終于獲麟者猶周南終于麟趾召
南終于騶虞也後世著述之家猶於起結用意何況
於大聖人著述遊夏不能贊一辭者乎
獲麟之義麟者聖王之瑞而出非其時辱於車子之
手以為不祥之物夫子帝王之佐而出非其時不能
為伊傳周召之事故取以自喻鳳鳥不至語論明王不
興禮是其所嘆則其意可見是一義也麟者太平
嘉瑞春秋之時亂逆極矣亂極則治二百餘年亂逆
之後結以此一句明治亂相尋之義孟子曰天地之
生一治一亂是亦一義也二百餘年亂逆極矣春

秋下書寓於王法倘有明王以此治之亂逆可化升
平可致故結以嘉瑞是亦一義也孟子之論治亂
以夫子作春秋為天下一治比諸禹抑洪水周公兼
夷狄曰亂臣賊子懼亂賊息則天下泰平麟者太平
之瑞故絕筆於獲麟是亦一義也彼美人兮西方
之人簡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匪夫子曰予其為東周
乎語論言復西周隆盛而不為東周衰亂也二百餘年
亂逆已極倘有明者其德其政儀刑西周盛時則太
平可幾嘉瑞可致是西狩獲麟也是亦一義也
或曰東狩獲麟則當言東狩矣是記事實西字豈
有深義乎此言然然聖人之垂六經所以啓萬世

之治道字字句句有深義妙旨存焉故其叙事辨
理微言比喻徃徃有之唯心鹿者不能知而學疎
者不足共語也

周南始於關雎而終於麟趾召南始於鵲巢而終於
騶虞春秋始於隱公謙讓而終於獲麟其義一也
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
之曰歸以惡曰復入成八年是歸入二字誤錯否則入
復歸歸復入四者倫次極屬錯亂歸入二字改正則
歸復歸入復入四者秩叙森然條列且蔡季自陳歸
于蔡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
于蔡蔡人嘉之也桓七年是國逆為歸也衛侯朔入于

衛傳冬伐衛納惠公也莊五年是外納為入也徵此
二條傳文誤錯昭然明白杜預不悟之而從誤文為
解故於歸入二字常設傳文所無以附會誤文師心
臆造鑿空構虛無所不至邵寶陸粲傳遜顧絳輩皆
駁杜注然不及知之滔滔天下多是瞽瞍而眉下掉
慧珠者古今其有幾人乎

歸順辭也入逆辭也國逆為歸外納為入本自明
白無可疑者其詳見于予之歸入反正

不言出奔難之也隱元或曰難與難通月令命國難
九門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命有司大難難皆作難可
以徵矣讎驅逐疫鬼也今鄭人驅逐叔段猶難之驅

逐疫鬼而非段之自出奔也故曰不言出奔下之也
鄭莊一時之姦雄養成段之惡惡積民叛而後驅逐
之以疫鬼視其弟抑亦忍矣故曰譏失教也然杜氏
所謂志在於殺難言其奔已失難字義且立義過刻
莊公不能制母之欲而到兄弟身尋戈然既逐之則足
矣其志豈專於殺乎聖人誅心如此則夫子亦周與
來俊臣也此說極雋永學者宜玩味焉

左氏得後曰克莊十克字唯戰克之稱而非誅殺
之謂則夫子之旨固非以鄭莊之意為專於殺也
然左氏則以得後解之則杜氏所釋或似得左氏
之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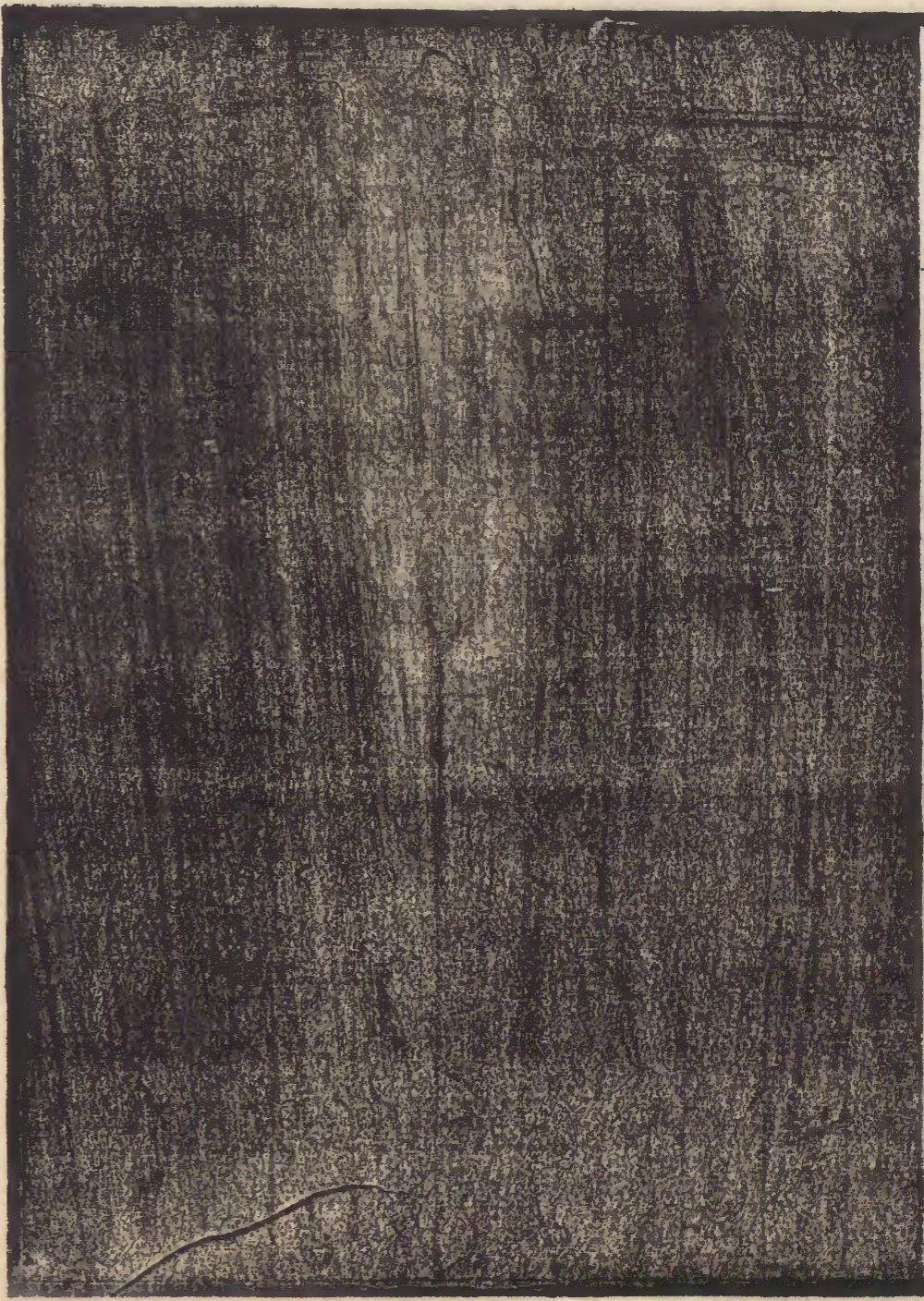
初衛宣姜烝於夷姜生急子桓十按詩序云新臺刺
衛宣公納伋之妻也又云二子乘舟思伋壽二子爭
相為死也左氏所記詩中有明徵則其言如可信然
然其實則不無大可疑者也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
晉衆也隱四蓋其初賢而得衆而其終烝於夷姜納
伋之妻父子聚麀天倫相賊何其初終之不同也是
大可疑也雖然楚平王亦弑靈王定楚國其初明君
也而其終納太子建妻而逐嫡嗣誅賢臣唐明皇亦
平內亂致太平其初英主也而其終納壽王妃且害
其三子其事皆與衛宣類則人君行事初終之不谷
古今固有相類者則此疑可解也特其烝於夷姜而

生急子急子長而娶妻則其年雖少十五六矣多則不啻納急子妻生壽朔二子朔與其母讒構奪嫡壽則救其兄代其難則壽朔兄弟雖少十五六矣多則不啻蓋不歷三十餘年則不得有此事而宣公以隱四年即位以桓十二年卒在位僅十八年則左氏所記歷年不啻是大可疑也雖然是古書所傳非烏有亡是之談也左氏所記或有差謬而後人莫知是正耳郝京山作春秋非左不知及此義而其所非者皆疑古人前識則無用之談耳特沈幼宰左燈疑之可謂具眼者矣

予於左氏作杜解糾謬補苴邵寶左陸榮附傳遜辨

顧炎武正補之遺漏矣又作左占指象糾駁毛奇齡占書之迂僻矣條數繁富非此談之所盡也雖然古人有言與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談何可已乎

九經談卷之九



九經談卷之十

加賀大田元貞才佐著

門人

伊勢雨宮充實子光
美濃平尾順 德卿 全校

周易 九十五條

漢儒周易有象數義理之二學焉自王輔嗣單以義
理解易玄虛之說風靡天下配諸老子以資清談象
數之學幾乎熄矣程伊川蘇東坡之解易雖與輔嗣
有異同以空理解之不及卦爻之象要皆輔嗣之學
也南宋趙師秀有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言空理行
而實象廢真有識之言也清人亦以王易為宋學之

鼻祖蓋有見于此也欲復漢學之舊而窺周孔之闕
奧者宜先從事象數之學然後義理亦可得而言也
已若措象數而談義理其不洗洋自恣者殆希矣
知漢人之易亦有義理之學者何也馬融注觀盥而
不薦勃率乎理窟之語也而輔嗣解此語全襲馬說
則輔嗣易注亦猶杜預左傳詁襲前人之說而沒其
名也其注多用漢人之舊說可推而知耳唯取古人
義理之解而不取象數之說是輔嗣之學所以貽謗
於後世也

漢人象數之學今其全書皆不具存獨有鄭玄易注
李鼎祚易解足知其梗概耳如虞翻荀爽解象穿鑿

牽彊不近人情者亦往往有之雖然因此二書知漢
人有象數之學而考索之則聖人立象繫辭之妙亦
可得而知矣二書之有功于易學豈小補之云乎哉
坤上坎下師坤為王坎為水地中有水物莫衆乎此
為衆聚之象是一義也坤為衆上下五陰為衆之象
九二一陽為帥衆之象是一義也比則陽在尊位為
君王之象師則陽在臣位為將帥之象是一義也九
二以剛在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在上而委任之為人
君命將出師之象是一義也坎為險坤為衆以險難
動徒衆為起師之象是一義也坎為險坤為衆行險
道順民心為行師之象是一義也坎至險也坤至順

也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為古寓兵於農之象是一義也至靜之中至險伏焉升平之時兵亂之機伏焉是亦師之象是一義也一陽統領五陰為古兵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之象而其全象則有後世陣列之象是一義也若夫前乎順而後乎險者乃為孫子死地韓信背水之象是一義也象之含蓄多義其妙如此每卦如此每爻如此如王鄭之解則易唯有三百八十二理耳是豈足盡大易之妙乎哉故玩其象則多義具焉而說其理則一義耳是予之解易所以先後事乎象數也

孫武善論兵韓信善用兵武與信之所為伏羲畫

卦之日既有其象則豈特是乎凡天地萬物之理易皆盡之蓋天地開闢有此事則有此理聖人立卦爻之象以包含萬品事理易道弘大與天地同流非天下之至精其孰得窮之乎

乾初九潛龍文言一則為隱逸君子一則為未成德行一爻多義之說自大傳發之豈予之臆造乎哉乾元亨利貞以諸卦彖傳例之則大亨宜正而此象云大哉乾元乾元二字連屬不可割斷文言則云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以乾為君子以元亨利貞為君子之四德三義各殊易之含蓄多義大傳明白如此

凡易之卦爻皆象也故無象外之辭焉潛龍見龍飛龍亢龍人皆知其為象矣而未知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亦是為象也九三陽爻陽位且是乾卦乃是君子之象乾為天三畫卦也六畫卦亦是乾然兩天相重故為天行健之象至九三而天行一終至上九而天行再終九三則天行一終之時故為終日之象又為夕日之象且九三變則為兌自三至四有離象離日昃兌西亦為終日之象又為夕日之象易象之妙如此

淮南子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新莽時孫竦為陳崇草奏云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班固曰尺祿負乘夕惕若厲張衡曰夕惕若厲以省譽兮懼余身之未勅思玄蜀先主其自表漢中王文有云寤寐永嘆夕惕若厲三國志晉惠帝詔有云戰戰兢兢夕惕若厲晉書兩漢以來讀法如此然是皆非也夕惕若一句惕若猶離六五沱若嗟若節六三節若嗟若也大戴武王聞丹書之言惕若恐懼武王踐祚惕若與此同厲无咎一句復六三頻復厲无咎噬嗑六五負厲无咎姤九三厲无大咎是其明徵也梅本問命林惕惟厲林惕取諸祭義孟子惟厲全句取易此語而襲兩漢魏晉之誤讀則梅本增多出於魏晉之人無可疑者而不得引偽書而誤易讀法也

文言不易乎世王注不為世俗所移易如此解則下文不成乎名亦當解言不為名譽所成就豈不笑語乎孟子夷子思以易天下易世與易天下同言不能改易衰世敝俗也日可見之行孔疏使人可見其德行之事或云日為可見效之行皆非也下文云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則言可著見諸行事也

解象解義之法今舉二章以示聖人觀象繫辭之妙矣予作易學象義其書未成故舉此二章以示其梗概

睽上九云見豕負塗象解上九离离為目卦說見之象自三至五互體坎坎為豕卦說坎下交乎兌坎為水為溝瀆卦說兌為澤卦說水澤溝瀆塗泥漸洳之

地是豕負塗之象也義解言疑人者唯見其污穢可惡也

載鬼一車象解自三至五互體坎坎於輿也為多背卦說為夜卦說為月卦說幽冥之家有載鬼於車之象師六三亦在坎中以一陽載衆陰故其辭云師

或輿尸是亦於輿多背之象其義相近義解言疑人者以無為有所謂疑心暗鬼是也辭象之妙

如此而歐陽永叔却疑之為不近人情易童子問蓋昧于周易理象也韓魏公與歐陽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談及周易慎言集訓蓋護其短也近世或有信

奉童子問者其陋可笑

先張之弧後說之孤卦說象解三互體坎坎為弓輪
 義解張孤欲防寇也說孤知非寇也上九疑
 六三正應初喪為寇後悟非寇其疑者睽之極而
 孤絕之時也其悟者離火之明也
 匪寇婚媾 象解三互體坎坎為盜卦說寇之象六
 三上九陰陽正應是婚媾之象
 往遇雨則吉 象解坎為水卦說為雨經本義解雨
 者陰陽和暢之應小畜上九既雨既處邳風習習
 谷風以陰以雨毛朱之說如此今姑用之其實非是皆言夫婦陰陽
 之和好上九之於六三疑團既解而相應和之象
 睽極而和乃繫辭所謂易極則變諸卦大槩如此

中孚九二云鳴鶴在陰 象解兌為口舌卦說鳴象
 自二至四互體震震為善鳴卦說又有鳴象中孚大
 體離卦離為飛鳥易家為鶴虞翻又兌為澤卦說鶴澤
 鳥行依洲渚不棲林木則是兌亦有鶴象又兌為
 正秋卦說師曠禽經云鶴為露禽八月白露降則鳴
 則兌又有鶴象鳥姬覆為孚故字從凡從子夏小
 正云雞孚粥韓詩云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成
 為雛夫物之至誠莫盛乎母之育子故中孚論中
 心之至誠取鶴母子之象九二在二陰之下是在
 陰之象又以九處二亦在陰之象 義解小雅鶴
 鳴九臯有鶴在林鶴潔白之鳥故以比君子鳴鶴

在陰者言君子在幽陰而善其言行不敢自欺乃
 慎獨至誠之意也一部中庸此四字盡之中庸慎
 獨至誠其實全原此語與太雅視爾在室尚不耻
 屋漏而此語之意最深遠矣
 其子和之象解子指九五取陽剛氣類之相同
 精神相通之意張浚以為初爻者亦通中孚兩兌
 一正一倒兩口相合有和鳴之象義解言同類
 相感同氣相應繫辭所謂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
 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魯論所謂有朋自
 遠方來德不孤必有隣皆此意也
 我有好爵象解二五剛中二六得中五是好爵之

象義解好爵者即孟子所謂天爵良貴仁義忠
 信是也或以為爵祿不辨菽麥者也孟子天爵良
 貴亦原周公此語耳
 吾與爾縻之象解縻與縻通猶縉縻之通作齊
 縻劉原說巽為繩卦說中孚兩巽一正一倒有吾與爾
 相縻之象義解此章上二句以鳥為比後二句
 以人事承接即上二句之意於詩六義則比賦合
 體而朱晦菴誤為興者也夫君子之嘉言善行雖
 在數千歲之古數千里之遠同氣相應同類相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也嘉言善行我與彼共悅慕
 之吾有好爵吾與爾縻之也太雅所謂民之秉彝

好此懿德與此意吻合而孟子所謂心之所全然者亦原周公此語矣夫人私心一起則雖明智者顛倒是非邪正猶雲翳勃起白日潛光也若夫虛氣平心則雖暗愚者善善惡惡白黑分明猶明鏡照物妍媸難逃其鑒也是中心之誠也王彭亦謂塗巷小兒聽說古話劉玄德敗則頻眉出涕曹操敗則喜而唱快東坡志林了此意者則悟此章之旨又知孟子性善之說矣聖賢之言本無二致近世俗儒睥睨思孟於孔孟之間割一大鴻溝殊不知思孟之言皆原古經歷歷如此曠昏如此傲然俊說道義豈不亦傷乎

互體古義也左傳於觀之否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杜解云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為山莊二十二年是互體之明白者也若在周易則當時繫辭多取互體師六五云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長子者九二在師是也弟子者六三師或輿尸凶是也坎為中男卦說弟子也若不取互體則以六二為長子不知何象也師自二至四互體震震為長男卦說長子之謂也是亦互體之明白者也泰六五曰帝乙歸妹若不取互體則歸妹亦不知何謂也泰自三至五互體震自二至三互體兌雷澤歸妹之卦也故繫辭如此是亦互體之明白者也每卦每爻多以互體繫辭

故漢儒解易以此為第一義而王輔嗣易例始排之
鍾會因此作易無互體論而程伊川亦不悅互體殊
不知易辭強半出於此豈不粗乎要之不知互體而
解易則不能知聖人所以繫辭之故其所解不為耶
書燕說者殆希矣

大壯大體之兌也九三以上每爻言羊兌為羊說卦

互兌中孚大體之離也九二鳴鶴上九翰音曲禮雞

為翰音離為飛鳥易家頤亦大體之離也初九靈龜

離為龜說卦觀大體之艮也艮為門闕說卦自三

門闕之有屋者易中此例亦多大體之目毛西河發

之推易講卦象之學者不可不知也

易蜥易也日十二變色取其變易陸佃羅必吾

此說也許慎所謂日月為易象陰陽也虞翻注參

同契云易字從日下月者清黃宗炎極辨其七謬則

其說不可從也象大豕也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

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以喻之吾丘此說是也羅必

楊用脩豬神知幾之說不可信也象有六牙故六爻

之義取以喻之吾丘此說是也羅必身形相象羅喻

義想象之說似未盡其蘊矣卦圭卜也六十四卦為

一圭六十四條之卜故為卦楊用脩此說是也爻交疏

也楊用脩又有俎也精猶雜陳羅喻此說是也易象象

卦爻之字皆取物象以易為變易以象為斷以爻為

交以卦為掛唯解其義而不知其象則聖人命名之微遂有不令曉者焉

物象之含義大抵有妙理存焉如經之字是經緯之經也知其物象則經常經也一定不易緯則錯綜

變化經大經也含蓄衆緯故其字義常法也萬古不可易大法也貫穿細義若直解經為常則其妙不能

知解易亦如此大傳云易者象也學者其可不盡心焉乎

虞翻以伏卦為旁通易固有此義同人伏師同人則師也此伏大有比則大有也亡兄伯恒東遊之日予

時往其藩邾為講易理遇及此義伯恒曰履伏謙履

禮也大傳云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亦其義也伯恒不假多學而通曉古義其天

資明敏大有超人者惜哉中道而夭也

黃中之色也左傳昭十二年故易中二五稱黃坤六五黃裳

離六二黃離噬嗑六五黃金解九二黃矢鼎六五黃

耳遯六二黃牛無一不昭合焉特至革初九則云鞶

以黃牛之革是何象也考象學者不可不審也

象象言位當不當者凡五十餘條先儒陰陽爻位之說一一符合其說確不可易特乾上九貴而无位需

上六不當位初上無位之地故云爾伊川易傳顧炎武日知錄皆詳辨之近世有據需不當位而欲破先

儒爰位之說者為廢五十餘條之確證而從二無驗之辭決群論之聚訟者豈如此而可乎

九經談卷之十

大田才佐著

文化甲子仲冬刻成

文化乙亥仲秋買板

書林

京都堀川佛光寺下町

伏見屋藤右衛門

大坂心齋橋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

江戸神田新橋

丹後屋伊兵衛

全 淺草新寺町

和泉屋庄次郎

